

兩

朝

從

信

錄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林汝翥自詣遵化軍門獄

翥懼未受廷杖而先殞命于中官之毒毆足以逃出都門詣遵化撫臣獄求欲代題各道藩雲翼等至官禁垣各疏救不允範前旨如故已而被杖創甚幾斃

決藺首賊首

翁史部等處決羅亮洪斬首新崇輝劉虎梟首魯仲賢等首級剗碎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滑敢于西舉古當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謐無日于是

旨申明賞罰以振國威、以暢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口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闡出有禁、越販有禁、八閩賴以安枕、可謂無忝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楊、國貞、崔吉祥等罪責降貶、有差文書房傳出。

聖諭：六科廊被災，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俱屬繫要文書，當即補查，照后開郊廟群禮、聖節、冬至、節、四季中秋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府御馬監、各司庫駕等衙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

禍及留都
楊公首發
其狀可謂
曲突徙薪

口文武職反俸祿五軍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鹵簿駕儀人壽山謁陵幸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喪禮科場廷試內宮賞賜各邊閱視審錄熱密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營職掌通查存貯文案章奏副稿開寫明白簿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冊刻期寫送傳兵吏部

南禮科楊棟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憲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糾論更悉臣不敢再爲掇拾以瀆

天聰獨計其溪壑無涯之慘搜括之術漸及留都籍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櫻公帑如龍旛如鑿袋據所頒
式樣工料撮要銀五六十萬貢綠之奸寃仗爲冰山鉅萬
之金錢盡入私橐裁減過甚則群小必開口而訴曰曾與
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
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

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票擬何事宵小大言無忌敢干玩
弄是

陛下遂密之處爲忠賢壘斬之所詎可謂無外人知之覺
也今近而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惡璫魏忠賢者是可生死爭奪人也是得
霸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從此而趨輒赴臭
者邈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邊疆自此日蹙
盜賊自此蠭起宇宙無光兩間若晦詎非忠賢一人爲之
起禍作祟哉惟祈

陛下以諫一疏逐一省覽

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眞則諸臣當伏妄言之
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

小臣必不紛紛人情之惶惑盡消東西之戡定立待萬代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勇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清明之化理矣、

吳熙淨
卷下古

御史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祚顯號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于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劖憑社難。無孤憤銷沉三光黯黮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陵工補牘遂解

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闌旅覩無歸遊魂戀闕臣僚伏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搜蹣跚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縑冤而深爲

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己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墜。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誠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含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况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

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
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
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
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
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
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卽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刦人興遜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于上也繼而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

萬言揚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當猶望

主之能容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宥之留爲美譚

先皇帝期

皇上爲堯舜而忠賢不顧

皇上爲何如主使

皇上有堯直臣之名傳之裔夷書之史冊大爲懿美之累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殛乎

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據傳聞萬曆四十二年神號出神廟特封自內使朱袞至廟中未經禮曹不得其詳至是奉請定正詔海

內蓮

行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護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陞辭疏曰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去而忘

社稷之憂

明主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愚而忽葑菲之采昔有至逆旅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爲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况臣受

恩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一吐于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辱以瀆

聖聽惟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一身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
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強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
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情竇方開邇日

天顏似微清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絕然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奏煩多致干

聖怒雷霆屢震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
燁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言者不無過激而論
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猜，政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豐不生則外釁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艱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謔謫王紀、文震孟等，盡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爲激昂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禍釁之門。至于內廷近侍，朝夕左右，中間固有調護勤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挽回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卽人不能明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清史。豈未嘗漏却一人。如必以憤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爲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爲災。數十年所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鴻夷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瘡痏

未起溝壑又填此非破常格勞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弭禍亂臣備員給靡見東南之民最苦織造地方官時時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財力半竭于邊疆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倣計臣猶感額攢眉國用莫措然尚有兵工太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卽臣在事三年所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內帑亦窮矣而東西之役未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來一隅猶苦不足臣不知戶部何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

止于脫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爲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爲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爲神策，然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健者爲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外廷。古稱軍容不入國，况宮廷之內，肝膽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無可慮，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旣許謁陵，後罷之，臣何敢復言。但謁陵之期，遠近未定，宜權時免其操閱候。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爲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

而實則

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衰老力不能爲恐負誤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爲一身群臣亦皆以

皇上爲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疴養無不相通關節脉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爲耳西南酋終不能大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掣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

國朝子外
一語包含
無及

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効一籌，私心所憂，內甚于外，故敢陳其愚慮如此。

禮科劉懋奏曰：

皇上登極四年，育

方書要訣
醫國名言
三百一十一年來無此奏疏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爲

神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眞愛，痛心難割，卽屬在臣民，就不悲愴，我

皇上孑然一身，早失怙恃，中鮮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

助曜以綿

宗社之安，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昨訓

皇子薨逝之故，原因慢驚風，蓋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風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受胎之日起，血氣交凝，母子同胚。苟震撼之威暴，雖間有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生子而額有赤文，頭有縱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威暴，然触之有動，有不動，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眉有青痕，髮有沾豎，是生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剝，神氣漸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爲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而動，是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涕，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日，十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涕。

哭無聲。名曰慢驚風。縱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症于五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捱半
月餘而不能救。是以知爲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
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皆原不善爲保護也。若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以漸而說
入內恭紀
具有體

皇子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加受驚者也。再
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朝侍班。卒聞銃炮之
聲。如石迅雷傳于天角。屋瓦爲戰。河水爲波。臣等手足皆
爲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况官禁之地。密
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聲聞尤疾。雖然。皇妃習于常聞。

而不覺。保母憒于久聽而不知。而聚精未堅。戊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育。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爲內操之故也。藏利刃于臥榻之傍。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殃殺于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爲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今諸

大典禮。尙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收養

善為助兵
之計

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武場合營合隊竝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局陳飛矢走馬一如內操自辰而出自酉而歸囊弓發矢潛入得勝門內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禁地以養陽和之脈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震撼之驚況以衆鼓氣則氣益壯以衆校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遠哉如是而和氣致祥靜則能生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宜慎矣何也子甫脆胞饑飽之節喚喜之性惟保母能爲默體倘保母不習不可不慎入告冲主

謂養保護
不可不善
不可不慎

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若又輕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發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哭啼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必選老成醇善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尋莫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之子。慮箕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用心。況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妾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以屑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酒

怒爲最耗血者也。傷而能銷骨，故一醉則百脉亂。一怒則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以行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和也。我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德。厚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室。豈非今日發祥第一方術乎。草疏已畢，忽聞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匝不可入。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決裂橫發，故鎗鈴之制，皆屬金銅，火鬱極陡發，遂至迅速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臨御之儻忽然夾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爲無因

天心示警豈爲無意則降伏陰條以疏通陽德貴在鍾和氣于

清禁仰答

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

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湧濶山堤潰散奔流冲裂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其悉海道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

各鎮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偷銀緊急、着遵
屢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繪
圖留覽、本內保舉官員甚衆、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
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師三捷

毛文龍兵至把骨寨、骨皮嶺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俘獲活喪二十餘名、所得馬械無數、

杖禍首傅國興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禕持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懿妃，李氏爲康妃。

詔冊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墳側。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順妃及懷沖太子喪禮俱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將及一載，一喪前供養每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膳草卓及湯飯折銀，每月三十餘兩，又支粳米二百餘石，總計一年所費銀四萬餘兩，粳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貲矣。若總算皇子與皇二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御史王祚昌有喪禮宜請，旋有此命。是皇上能以禮制情者矣。爲之一快。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諭崔瑞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

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頹直招言革辭東廠一疏恭奉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覈楊漣疏奏宜納並奉

嚴旨群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諱諱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杏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群臣隨聲附和紛紛賣慢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益之瑣耳哉。然竊凜凜伏思。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贊御媒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慄。曾不得闡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爲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竝受顧命。又感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漣忠于。

南朝舊傳錄上卷 卷二十三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賣。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讐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聽竝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竝聞宮中不遡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如流。任賢勿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

理。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種種遞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擇持不逮，邇來愈見。朝政參差，國勢搖擺，物力凋耗，世界萎爾。豈無名致？而然今覩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
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
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
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凜合

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群臣疏論情節逐款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卽賜處分以消朕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宥顯戮亦乞亟罷厥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慎選小
心謹憲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
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咸覩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達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剖明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八月

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曰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時初九頭塘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而猛雨寒喧
填府尹點名多不能識聽前應遂至已刻方出題監場
提調皆

引咎

御史袁化中參革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剋岩頭寨

甌里一司乃興清偏鎭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先
年香爐山苗賊被禍三載始殄故甌里建造城池世爲
屏障自安首賄結平茶羣苗各修宿怨始而困甌城既
而掠岩頭漸次竄伺香爐山搖動四衛梗塞糧運賊計

校矣。覩里土官楊世蔚，獨力難支，飛書告急，且欲還城。交印，棄官他徙。于是總督議以藩籬撤去，則遠道益危。乃發內帑理齊欽率領官兵馳至清平，相機進剿。一面移會督於二院，就近催發折兵裝，應并撥道府督催銀餉。後援今一戰克復岩頭，輒獲多級。覩里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四衛安枕，運道不梗矣。

宣大備虜

順義王曰：古有兇貪狡異常，然僻處遠寒，其近邊而居者皆系囊部落也。年來深謀秘計，必欲據其穴，并其衆，則邊愈近，勢愈張。今猶然掉衆兵，至不得志于彼，必求逞于我。名雖修貢，情殊叵測。故撫臣王國楨令各堡將士悉心警諭，防備倍嚴，以保無虞。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躁競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涣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

極一日風俗奢侈之極，一日災異譴告之極。

詔肅朝儀

是日

上御門，左班有嗽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事，太遠，聲低，不明爲此。

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嘗朝俱服青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緋顏色，著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體遵行。

褒封五經博士孟所譽母張氏貞懿。

耕藉田

命照萬曆八年

銅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爲例。

禁令：中興會典與服之禁。

時戚臣多越分比例互請肩輿不知非例

洪武

中

一欵內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者

乘之

在景泰四年一欵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其餘不

許達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

乘轎在弘治七年申明兩

京及在外文武官員

有

首及文武例應乘轎者

上許內人扛擡其兩京五府官

事并內鎮守

宇清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

不許乘轎達例乘轎及擅用入人者皆實奏聞又萬曆

三年

奏准武職

箭門及勋戚等官俱不許潛用四人圍

轎

與以擅用交牘上馬違者聽科道官及巡視衛

門參奏

重處今皆達例借用甚至士人服紅黃優謙罕

珠履遊人張涼傘于

都中雜役服色衣于

人自丁

冒監頭也不知是何出身而朱儀便服借用馬

肩不知是何官級相應

嚴諭孔部出示申飭者也

黔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恤商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臣金維基博士門洞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李正王永興蔣紹煃學錄聶雲翔杜士基典薄萬民愁典籍陳烈等請納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為

皇上教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蓋言學校為積思廣益之地為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為君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諭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敢

掌稱慶以為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察系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為

皇上見疏必憮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
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為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
捫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贗顯惡大
端畢盡臣不敢勸說雷同以資

天聽經云母勦說母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
取他人之說以為已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為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
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此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狎親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國史載之以為千古美談然武宗猶在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真可為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噴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萌專擅臺省抗疏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以中國法以保全其首

領至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其崇穀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係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
多僭萌未間以私塚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慕宮官未有死
宮妃 聖儲之顯迹也未聞以
內操之甲兵四時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

句月芝言集

內操一節鼓砲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妥每饗

太廟御路之上刀劍甲兵閨侍如麻兩監掠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利害于兵戈之中是時變

在呼吸何以為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
俟終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枷死
多命竊恐黨銅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
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
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駐劄遼營較之安坐廟堂備萬勞苦朕日在念特賜大紅坐膝襯蟒衣段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二百兩以示眷顧至文武將吏効力宣勞戰守各官軍行間奮力斬馘功賞銀備賞犒御前銀十萬兩各樣蟒衣膝襯段寧一百五十疋聽卿不時賞功諸需卿以心替親臣肩封疆臣任諸凡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庶借邊籌用資廟略督功早奏飲至還朝朕時佇望焉特諭

議凡戰撫臣王三善恤典

三善立解貴陽之圍、迅掃大方之寇功在垂成以接濟不續陷敵而死血隨碧化骨逐沙輕憲臣固不愛其死

未有奇慘若此也。共事者游移其辭，訛其貪生，譖其烈死，沉冤未雪。卽典久稽，幸按臣惟欵明查勘奏明。公論昭著，拜部抄參，謂袁應泰、張廷閣可照而三善更多全城復地之功，卽贈大典，更宜從重者也。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公有練達之才，沉凝之守，汪濶之度，人在其宇下，如入春風光霽中，自爲令以至郡牧，民懷其德，士樂其教，以才望拔置藩臬，林泉志濃，課子急切，急流勇退，仕林高之。

命革葬贈大常少卿楊繼盛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之捷，敵愾倍增，于是帥將營兵，鼓舞練胆，率之深入，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隨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伏州東南三門、海州刀兒嶺愛陽柴皮峪分

水嶺橫頭寨俺班勃烈寨等地之捷獲地自金州至永寧
盜旅順岫巖蓋州以及清河寬奠愛陽湯站鳳凰城併鑑
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卽
奴有報怨之舉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
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活縛五名叛党奸細
一名金重德據有傷札符號一併擒獲除舊聞功次首級
外其活夷類級奸細獻之 聞下全賴

皇上之福 社稷之靈諸大臣之略關上指示之力登津
應援之功許中書勳賞鼓舞之神暨將士戮力同心當先
用命賊不能格遂爾以少擊多兵威列而載揚故疆失而

勞軍有終
無之無終

復得所以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也臣實何有焉伏念臣受

命海外荷

皇上不次渥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稍有機報卽倍道長驅奴且退徙舊遼陽而不果復築旅順新城以爲攻復之計臣急尾其後擾其耕作擊其惰歸彼方首鼠兩端自顧不服安復他圖所望糧餉充足關上先應便可克復兩河直搗其穴唯是借籌前席汗馬干城皆萬死一生得博此捷既無按時餉廩以爲免死宿袍之計又無顯名厚賞以慰枕戈帶甲之勞匪獨短英雄百戰之氣抑且灰豪杰任

事之心所望。量材授官、如奮勇設謀諸臣、所宜酌量賞
授加銜以酬其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
二、忘身徇國之英、其含鬱序而就退荒、撤生死而杆金
革、固忠慎所激亦好名之念半有以驅之也。

皇上若以遼平之後、收功紀錄、而補其立功、不若因九仞
之時、先事超拔而課其速効矣。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憫抽腸血戰用命諸士亟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爲題覆。將叅將陳維盛等照項加擢、叅謀葛
應貞宜加實授職銜、以示激勸鼓舞者也。其陣亡官兵王
德指等共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時毛文龍獻俘至長安，西都以功在海外，未可草草。遂傳單會審，約于本月初五日中府審處，初六日朝陽門外審。報是日三法司并兵刑刊正河南道員在十二夷至堂上，豹販等五人像貌獐獮，言語慄鶻，立逼事交代。報有言某爲官、某爲將，當障捉獲，事之虛實盡不可知。視之皆無委也，均當臥誅送之往而勿重。四名幼女，一婦一童，屏瘦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過山居夷民被我師攬獲以歸者耳。哀哀無知，殺之或傷天心之私宥之益彰。

聖仁慈太，于是台臣袁化中上言，臣查律令所載，凡叛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女不計年，皆免刑，給功臣爲奴，今押托等四人止十五以下，而黠旣等五口，雖年齒不齊，均不計年者也，事與律合，伏祈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渡矯之惠，將此九命俱免行刑，不惟慈祥所敷，上召和氣，卽四夷聞之，有不歸心向化者誰乎？復接文龍將士宜升一級，臣以爲論功行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叙功，中外之人無一不恱，無一不升，此近目惡套，願當事者慎之。往時獻俘，必先告廟，今日之事，萬不出此，臣恐當事者或于一時侈大之。

且卽照四川宣捷之例行之。臣以爲海外之事與蜀事不同。魯肅雖未授首，但獲其僞官及僞印甚多，存其妻子，蕩其家室，用有平之實也。今效之負固如故。李承芳終養任之助，逆如故，在我未嘗有所斬將奪城之功。在奴不聞有沒軍喪師之辱，不過小小捷功耳。稍俟文龍或清李終二賊，或俘奴之父子，卽告歸宜捷。豈不快人心而重國典哉。

逆賊陳其恐伏誅

其愚與安邦彥之兄邦俊交好，故逆謀皆出其愚。卽造僞檄發信，塗已是窮兒，代餉石又爲降以陷王應輪。貴陽情實以速攻襲，此等奸狡，眞不可一日不誅者。幸監軍御史傅宗龍詳知其隱，卽擒斬之。而水西之耳目除，黔中之禍胎絕矣。

樞輔孫承宗出關

大學士孫承宗請戍。累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不允。

南工科徐憲卿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司農部覆之疏緩不切救乃上疏曰東南之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常鎮四郡之賦復甲于東南非其地廣利厚足以倍他省也計東西橫直幅員不過六百餘里而糧輸五百萬六千如一畝之所入寧幾而漕米運耗二斗十自銀連加派一錢一分以時價斗米一錢算之每畝共輸直賦三錢餘銀矣而蓮糧收據解布等之飛差足以傾家蕩產者不與焉然屢派屢加民之皮骨難盡猶忍死急公者祇以年來稍稔尚可罄所入以供歲額孰意吳天不弔洪水洋洋將我枕重終事之民淪胥于溺也哉請先以其被災之慘者言之臣

鄉四五月麥收成時也。目今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
四日雨點如拳，勢如傾跌。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浥爛
無顆粒矣。五六月禾插蔣時也，窪者多催人工戽救，高者
又貸金錢播種，滿冀失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
之雨勢比前更狂更躁。于是圩壠圯崩，田河混合而苗不
能插，寸草實架室于鳩鵲之巢，繫舟于庭櫨之上。雲水連
天，阡陌如江長海闊。烟火斷絕，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
此之雨稍後，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于青黃不接之時。後
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工本不空掛于澎湃稽天之日。今
既腐暮麥而絕之，又誘民貲而竭之。正撫臣所謂災甚于

戊申而卒在南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至近日景象更无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凡三月矣海潮以驟漲不容湖水又暴溢難渡迄今高低之鄉猶一望無涯三家之都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申之水民雖艱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之利以自給若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鱗受害而受害中之利偏與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食與糧食俱難恒心安得不同恒產俱盡彼人口嗷嗷思珠桂真何來惟捨掠可苟活于是紛聚勾連以叨借爲名欲強開富舍之屢屢撫臣之嚴令者于是胡行亂走以忍餓不得

欲強搶叛夫之米，廩按臣之移駐者，此撫臣所謂不敢言，不得不言。而臣在南中，又近日渝亂之景，得之確聞者也。然使止于鼠竊，猶之可耳。獨蘇郡之民，遊手遊食者多，即有業，不過輦玉點翠，織造機綉等役，一遇凶荒，此伎皆無所用，而立就于淪。故奸民往往乘而亂。臣猶記

神祖時，葛賢以監稅藉口，徧袒一呼于人，立聚百老將丁鄉官家抄搶一空。萬曆庚申，因逼糴米膳一二，饑民強借

徽商之米，有司稍繩以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碑毀役，几致大變。況今日閭閻之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益甚于昔。如淮揚妖黨長興逆徒所供，強半吳民，真可寒

著矣然
往往改折

心奈何不預爲消彌而堪令心腹之地。再有割裂財賦之區，甚經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爲之崇也。臣以爲欲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下改折之令我

有私通越境以圖厚利即桑梓之苗不願余何故必留以期利版者不必席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槩不期消嚴私版之禁以佐平魏之令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糧四郡盡行部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餘百萬之米而富者不必留以期利版者不必席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槩不期消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艘自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積愈迫馴至六月未齊煩督漕使者竭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歷下一年而折之既可正

漕規又可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非不如漕儲爲軍國大計司農窘迫無策聞之擇害莫若輕而用財太嗇者寃之太費嘗憲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能食土之毛又倍加削平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責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按臣勘疏且晚呈到

御前乞

勅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疏亟議再復災重者蠲災輕者折于以沛

皇仁而杜隱憂。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盜，

焉

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

帑藏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

命巡視錢糧，見內監日催絹布，催制帛，該部方若無以應。而黃紅銅鉛，涼暖罩，鰲山龍燈，及進茶果等件，而傳造又至矣。夫此項錢糧數多，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曾幾何而又以可省之務空懸磬之帑。古者年不順成君衣布，措木、關梁不租。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

新喪。奢僕雖遁而建昌三路役梗。蓮妖雖殲而失業之民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士方枵腹以捫結草澤之雄。日窺關而嘯聚此不減損示貶徒汲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

明主意也。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

恩隆盛正宜爲

天子節財裕民輩固祚于磐石而後此輩亦與之俱安。若急無益之役以困民萬一啓費召禍此輩身家又于何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是在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諭該監母輕請

旨下部該部母輕傳咨授南使南部不盡之物力專留以佐軍興勿徒以資尾灑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臣職掌所關久慨于中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詔停刑

以甲子建歲仰承天眷遵

鄒潤盜平

山東巡按魏光緒謹奏竊自鄧賤用兵而後已經先後兩撫臣極力招撫多方安捕雖無意外之虞矣臣春初踏勘時止鄒潤接連去處一山內值遊棍數十人畏罪猶豫欲賄圍聚然而爲類不多一呼可至遠方官稍一

留心即可。左刻敵也。隨經臣出示曉諭解散安插而前
縣官闖葦特異毫不照管。新調各官又以部覆補違木
訛後任兼之。旱澇為虐。河工中潰。各處俄民圍衆千鄧
相等處者約有三百餘人。時出掠掠。該象州府切商曹
文衡。鄧縣知縣範人吉到任之後。親詣賊巢安撫李守
已等七十餘人。皆謂鄉里凌逼太甚。控訴無門。不得已
圖散山谷。願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屬保認。編入保甲。
仍各捐俸安插。鄧境遂寧。所餘泗賊無幾。日內可了。而
無端奸搆吏書劣生瀦不溢等。倡言賊衆數千。扎有三
大營等語。搖惑遠邇。民心惶惶。
魯府丘承奉。奉倡言蒙號首遷輜重。賴知府曹文衡嚴切
責止。決心精定。各官于是張大其辭。爭言幾萬幾千。
請兵進剿。而領兵官造次輕進。又不杜其歸路。以致縱
虎出柙。四散搶掠。警報日至。變在目前。隨該撫臣檄下。
如飛詳悉。區畫而臣亦從閭中。往逐商確。朝夕督率。復
拿倡亂史官浦不溢等。立刻下獄。嚴諭各官十日內或
勦或撫。不行平定安插者。即行
題參重處。續該帶管沂州道右布政使徐從治。覲請泗
城陳兵。以示勦之之勢。傳牌以示撫之之機。復該鄧縣
知縣郭人吉仍請賊巢。諭以福。各賊一見傳牌。蠻附

明英宗
忠身任事
故謂解印

而至隨該曹知府張同知郭知縣衙行說審原係鄧縣者歸鄧酒縣省錢酒奉安費縣曲阜等處者各歸本處安插外省者順便回故仍各詳造花名文冊備細聞報外復該知府曹文衡參將李在沐署泗水縣同知張萬于本月十七八等日親詣各山內衙行搜索絕無一號唯滕縣兩伏山尚有舊賊三十餘人範該曹知府李叅將郭知縣領兵親征旦夕可平定因各稟報到臣該恐有中變未敢輕信候至本月二十二日署沂州道徐布政回省臣同三司官開門迎見及同在外三司官親行勞問但云地方安靜絕無一賊等津陞在座各官及隨傳各官役親行舉聞者均降各處留兵防守臣已行文責成反奏安等處應行收招安插者臣各行文傳示外臣蓋因是而不能無責望于守土之臣也諸臣身任一方彌益安民是其職掌今先事既昧覺察事發又不嚴拿及至事勞猖獗莫可收拾而一味高其寵勳喜殺邀功擅司民祉而頓令至是也江如一風平鷹兵之法有何難事臣入境首列條約相見即行面諭及委官查勘百無一行而入春以來寧陽陽谷濟寧費縣泗縣曲阜聊城毫無事處日久人情不為怪人平時既不能行臣之法矣直至今日乃致多言賊勢甚何無忌之甚

也。今事勢初定，臣請以各地方完全什伍，各守令而計與定。一考覈之，法自後不行。終兵保甲而報以失事報者。一次、二次免參拿賊三次、季終期。

題罰俸三箇月。戮罪拿賊四次、五次罰俸六箇月。若限嚴拿過限不獲赴部降用如畏避參罰甚不也。非者該出卽行參處失事地方不論何處流賊正責職地方官不得借口。鄰邑攷滋推諉至干各道府就治公旨。昌黎州縣大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百人以上不往解散捕戢輒行。

請兵者一題參治罪。如是而保甲不立行盜賊不欲蹤。臣不信也。如臣言可採伏乞
付下該部印連

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都縣知縣郭人吉。又將邁去。賊首戴世魁至勝縣擒獲其餘黨無幾。見在追逐。旦夕可了。審辦之賊大槩定矣。從容確查另報。

閣議纂修

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上從之。命各官加意綜稽，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關外勞臣。

其略曰：兩河奔瀆之，後將吏餉足，關門西虜环八里，鋪設大東虜方在大凌河西，哨騎差及寧前，于時視中前卽爲異域而前屯寧遠不超荒漠。臣以九月遣經歷程嵩同左輔探三百里外，議落于三面羣民而業以旬日陷矣。于時嵩等凡啖虎口而救東來之民百餘人以歸于時付總兵趙卒教以三十餘人駐前屯剪荆棘驅豺狼，救不可知之人，投不可知之地，而徒手爲防，枵腹爲役。今所部官兵六十餘名，皆其所簡拔遺，不啻不費。安宗招調而後先安插遼人五萬有奇，時予之衣食，遂卒以爲屯，爲勦，爲撫，不費公家一錢。而時出其餘以接濟他城，乃賊入更，有斬獲，還奪其馬騮器，思開公私田數十七頃，卽兩年公屯可值十餘萬，其修墳有巧思，有堅工真可爲百世全湯。其兵馬鞍韁，斧矛分明，不獨手不涴一鏹，亦不令部下涴一鏹，而載榮達于後，見漢官威儀此一官者，猶舊聖閭新功業家也。因淮父死未葬而更從臣，其遭虎口而幾死者，雖矣。最久最勞，先猶

關漢卿曲
妃冠玉枝
勇婦人果
福將也

若其所爲，盡可爲諸臣法。乃其意氣發揚，不獨許臣，以
至也。當加總兵官，以風先勞之臣。其在寧遠，則有付總
兵滿桂，初以勦撫兼長用爲中軍從衆薦借之寧遠，遂
能遠哨，探理墩堡，一意拊循災民，而約束兵丁，無敢相
竊祿。惟西虜殺我將，邀截我西來難民，于是有大凌河
之役。尤世烈斬獲四十三級，李達馬六十餘匹，而捕虜
受斂，兩酋互異，杜操縱之，盡屬條綏。及拘審挾於，而桂
以臣言之定，省可二十餘萬，諸酋膜拜感恩，偶有夜竊。
遂殺一攝，一先遣詰責，而虜諱言去。當是時，环野盡推
結之寧遠平城，盡短髮之遺子，而衆方系鷺，兵盡烏合。
桂於是乃針疎人爲安插，合兵民五萬餘屯種至五十
里，而開導監事，事有法，其體貼人情，能使強口舌，指
視頤心，而驅使丁壯，能用其死力。至假胡服，以夜射殺
虜，用間謀以往，來賊巢皆出人意表，而每欲獨出一路
以當賊，且以猛幹之材而薄，能謀善，每事輒以趙率教
相催，乃至禮有所不安，故寧夫官而不肯爲。故關外兵
民戴爲神慈，而大凌河之役，撫更敗五百，而合營盡爭
為頭敵。此一臣者，大勇沉潛，真忠烈到，從來中權之任
微貌崇隆，一脫參幕，立爲登壇而桂能去最安。聞之處
就是險遠之區，未既築營，性復坦蕩，葦天授直樸，人當

大用令與趙率教同授總兵官。彷彿寧前衛事務。其他
先後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平等。宜酌費論集就其所
長而量為加升。

樞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且臣接郎
報見督師輔臣孫承宗遠累臣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楊鴻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放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
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叙者有離任而叙
者有死事而叙者有掛議而叙者或有甫經考功法奉
旨處分而亦叙者說者曰遼土未歸版圖邊臣盡入薦疏

母太濫欺臣。奢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懇放之章。同時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備戰車于關。請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乎。

皇上近日不又嘗發內庫之兵。伏搜內帑之多金。耑遣中使宣賚軍前乎。舉朝方鰥鰥焉。慮謀不萬全。必不輕動。曾幾何時。而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真耶。稱病者真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勅臣以漢臣亮。唐臣度矣。請卽以此効他山之石可

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所料智弱窮盡瘁裴晉公
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
榮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曾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
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
臣則曰否從來伴食貽譏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允
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千古以爲美談臣知樞輔
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之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懷萬邦而錫命者是何殊寵而
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臣不敢
忘諱竊謂樞輔一臥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叙薦諸臣

者謂何而計復出此伏祈亟

勅樞輔勿申前

請務成後功。毋緩失事機。毋躁墮賊計。庶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戴之望。而
社稷封疆胥有賴矣。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漳濱大約以

聖明不貲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

臣謹

按史傳秦併六國得楚卞氏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

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逮漢以還相襲爲傳

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列國遂不可復得暨宋元符元真之

朝段義翟朝宗崔或楊恒之徒迎合寧宗附會太妃假手

爲偽接踵相愚見於李微之楊慎所辨駁者班班可考鏡

也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鯨呈稱漳

河之瀆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依

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津濶瑩

謂其疏可
以知其人
品心術之
方正

激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內物。一但風撓水湧出河，恭誦
篆文八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

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昔

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獻
善政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
王寶得其實，因是猶能名顯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畱良。尚有一代
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
慎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咏賦白駒。
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斤不返之詞林，一銅不起

之臺諫此皆

皇國祐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叩于

天聽致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靈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職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喧傳郵亭驛使恐有聞之

禁闈者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

官員捧進

殿賜宗涉首鼎亦非臣謹然似應少緩須臾恭候

皇上之命至靈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迂且固不能歎天啓之風始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尊

君好

君之義伏望

皇之達觀承命之真符不枉偶藏之舊寶怡神寡慾親賢
納諫在

憇憇以進
賢爲寶矣
古大臣心
事

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流急爲登進圭瓚集於
清廟瑚璉貢於明堂謗謗言人爲
天子贊襄神龜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籩夏禹之玄圭

至今存可也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吳王思極、王槩、同鄉民等一
秦等在本縣地方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
平地忽風大起旋遠直騰而上視之喟出黃白色物一
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潔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
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
於天既壽永昌奏聞命進表官齋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俘奏捷其辭
曰紅夷之睥睨彭湖自韋麻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賴良將
講慄猶能以三十舌立功而此番到彭湖則酋長不止一
人番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寶懷久假之心薦食啓疆每
作橫敵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氛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
危所係寧惟半壁藩籬彊弱攸關幾累

靈長祚。稷所幸

廟靈默祐。將吏同心。共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
中左之役。業半盡於虜俘。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
壓壘而營者三閱月。固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
已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向見。

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蓋惟
皇威赫震。神武丕揚。

密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勉承

重寄。幸効微勞。銷鋒鏑于

中興。願爲嵩矢慰

冕旒之南顧敢作遽陰謹露布以馳

聞知

天顏之有喜也。

閏久受夷患，但向來飄泊海上，狹市儈掠，猶可追逐，惟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有恃，乘以彭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憚漢，雖有中左之制，夷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撫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諸將士開駕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繇吉具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爲營，屢出奇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是月布院發二次兼應舟師，委加銜都司賴思忠等統領至彭湖，鎮海會齊，嗣是攻打無虛而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慮師老財匱，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委海道孫國祐督同水標劉遵，擊彭湖把總洪際元、洪應斗駕船于五月初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城地勢，風擋三面臨海，惟西上嶼一線可通，掘斷深溝，夷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必不可泊城，必不能守矣。遂

于六月十五誓師進攻夷恐羈留商民內應盡數放還
適南軍門又授方畧齋火藥火器接應卽日運火炮登
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扎營分布要害統其渡
道禦其登岸擊其硫城夷舟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移策
應兵船泊鎮海營前海洋直逼夷船候風水陸齊進七
月初二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鎮海營面見求
開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夷目曰罷速還信地遲
則攻勦無遺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改分兵三路齊進
而夷恐甚牛文來律隨堅白旛差通事同夷目至娘媽
宮哀稟牛文來律奉咬留吧王差肅公文赴投本院並
無作歹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卽拆城還地孫海道
恐攻急彼必死聞不如先復信地投一網盡之爲穩姑
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起蓮木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
爲舊高文律所居尙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風
櫃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我師犄角札
營防其復回并議酌善後事宜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
則有按臣喬

左右布政游漢龍陞光學廉使朱身
修叅政朱一馬副使高登龍叅政孫國補沈珣楊公餘
副使沈萃禎桂紹龍胡爾慥僉事葛寅亮知府潘師道
同知趙紹何昇齡推官林棟隆簡欽文知縣李榮然楊

文臣孫朱
二道功勞
最大

武臣王制
二洪勞苦
特甚

廷詔劉斯淶陳以瑞等武臣則有鎮守副總兵謝弘儀南路副總兵俞咨臯遊擊劉應龍都僉李應山參將陳文煥遊擊鄭嘉謨都僉吳從質彭湖把總洪際元把總洪應斗守備王慶熊坐營張虎臣把總陳營等所宜分別功次陞賞以慰効力疆場者也計解生夷十二名酋長高文律等酋目而論那等。

○起余懋衡南吏部尚書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工完

申飭監規

時監臣言太學爲首善近來成規錯亂告假不已且因起居超撥不已竟欲納班所當申飭告假不許曠撫臣不許月期假借名色冀免坐班則考較有時閏徵有地納則且爲利藪非立教之初意矣相應題復申飭其納貢充附出身原殊納貢當八箇月乞附生照青衣量減一月

○改折江南漕糧

命行人挑昌錄謹送故都御史孫璋喪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盜功謫陸兗州道右叅政。
原任太僕卿史孟麟以國本功得

贈恤典。

之開重功

進王天瑞永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刑科劉先春請用未盡用之賢以暢人心疏曰先是南銓
缺冢宰臣集衆論以鄒元標名上一時

聖意難測慎重不報中外擬議騰沸玉鼎金鑪勿陳東序
豈其求舊非與注內有期蓋數月以來而無不暢喝是冀

今馮從吾以南憲晉大司空矣余懋衡南宰曾工洪南憲
次第報

俞旨矣獨元標未有所底一似留金舊上果

君父之有成心而拜禮艱難爲骯髒之誠棄物拔茅之亨不勝連茹之惜談者鑿鑿而臣竊以爲不然夫元標筋力未衰者也設其果衰几杖之頴從古自有優禮元標杖下餘生天留之以襄堯舜之治意者實膺眷注几杖遺意不欲以筋力煩老臣乎是

皇上之意原非厭薄元標昨陳良訓

聖主無成心一疏奉

旨該部知道，明以推擢付主爵矣。是

皇上之意，又未嘗不欲用元標今日者

聖意漸昭，且衆正橐登，不謂非同陸之漸，願人情疑信尚半。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如綸再

勅啓事，普一視之仁暢，羣心之望以見元標立須起用者也。

小朝士紳又誰不加額彈冠也哉。

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竊惟國家三途並用，除鄉會兩榜外，額貢循資恩貢考選，皆以文字爲致身

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執袴，不敢與相頡頏。豈非重詩書而耻以貿聞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例貢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陵工議開巡視科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欵俱

允。惟例貢獨停，蓋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之意焉。須巡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之語。工完卽止，法非不善。而部疏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

存之。遂僣爲銅山金完，一往不返。夫以

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滻邊雖盡天下之庫序而貢之，毋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可者三。廣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餉無粒米。此告身易一醉之時，猶不以正途爲市，願冒瀘于河清風，見重出命新之日乎？其不必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萬。乃泥沙虛擲于紙上，而錙銖一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例間于賓興之年，天下廩監輜輶雲集，今已五閱月，咨送吏部，不過數十人，所得幾何？而且鬻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廩生曾經學臣優取，盡一

時譽髦閱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賄士風日下士氣日卑所憂不但在乏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囊中貧者聞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正缺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爲餌而愚天下之寒生也彼嘶馳之木階身末局欲返初牒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此三不必三不可而冒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耶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欽南星見有
行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爲能稱其
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
然之及化中途遇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素知
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大中
有所私其間訐辨不已有

旨會省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
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

嚴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

批徑發不復到閣而憲臣一疏票帖又蒙

御筆改移大駭聽聞有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宥言官

上曰卿等奏優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師生植黨比今冢臣及憲臣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有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已示薄憲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一體申飭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付，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惟炳疏內有云，恭辭

聖旨有曰：朋謀結黨，夫諸臣方比肩立國，誰爲此言以告

皇上從來小人滿列，必指正人爲黨，益攻一人者僅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發憤甚後，貽禍甚烈。

皇上玄覽古今，嘗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請還已往臣方且靜聽，俞旨而復有此芟除，將使蘭蕙不芳，荼蕙爲芳，而後可乎？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聞言路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二旬，以家臣後先立

何諳君之
好義如始
也

朝人品事業昭然在人耳目一日蒙

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大畧以選司爲部堂譬
指南星所甄叙而進退者臣實佐之功罪共焉前此啓事
旣無當于

聖心日後升除懼難逭於

譴責臣不知所以自裁矣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亦自請罷斥其疏曰

臣荷

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兢惕俯而思曰何以
不負

聖明之任使則亦惟籍奏章題覆之間分功別罪以傷吏

治而明

國是少報

聖恩于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績有
公平之善，可錄。雖被浮論，斷不以刻乘人。罪有難逭，卽憑城社。必欲

以法從事，大計在邇。方圖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非

臣報

主之一念，而後乞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
旨看議，遭誣受譴矣。竊思題覆雖繇蒙臣主持，而考功職
掌承行起單呈堂，功罪一體。今以三朝夙望之元老，任
怨任勞，力爲國家慎名器，抑僥倖，且蒙不公忠之

吉以去。臣又何能辭罪乎。臣若暗中躲閃，誠默不吐以爲
苟免之計，賣友之人，即是欺

君之人，豈敢蹈欺

君賣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人于載之上哉。疏入，免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

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
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奠
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
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甫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靡
懷君父之憂，内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姦欺朕幼冲無所
忌憚通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
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
滿其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
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
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依關輒任情軒輕法紀所係謬
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缺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
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兗已放羣小
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
念玉石猝未能辨

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脂骨。
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穩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縲
之座。哭天罔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寬姑息之政矣。

至都御史高攀龍疏曰。御史回道。察憲綱至嚴節奉
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迺不意有慢視憲規。恣
行無忌。如巡按淮安等處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臣西臺。豈欲其是。則是非。則非。漫
無可否。爲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爲江

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公論評自不可失一至濁行徑較然臣不別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察河南道考格無何河南道袁化中以其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奉聖旨謝文錦着間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化中始以考核呈秀者至化中益難於言者矣臣去年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今年復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

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

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使同知諫。是在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院劉大受且臚列其赃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是。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嘆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之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

臣

聞其知譚

之貪汚

論劾也。

天相稔其易

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劫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

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嶽之威。祇供其禦貨

攫金之用。而婚姻壘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

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奏上。

王諲寧子

秋霜刺隱

早涼安免

切齒

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行撫按勘明透支數目具奏
御史李應昇糾閣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曰臣聞分莫嚴
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
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
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
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其日中祭畢然後

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於人何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寘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昨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托疾猖狂叫號若撫劙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及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

按

大明律失悞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悞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日違時再則日

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謫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爲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與刑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被閭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

穀見指揮輒自張皇若十手十日之舉其隱也。最可駭者。
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羨、忿
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
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子地下也

疏入罰應昇俸一年